

当代都市浪漫爱情小说

聚散情缘 迷恋 毁灭

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历程

“风流才子”多少温情、多少浪漫，
都毁于滥情滥交之中

万振环 著

滥情的忏悔

花城出版社

滥情的忏悔

万振环 著

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滥情的忏悔: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历程/万振环著. — 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0. 12

ISBN 7-5360-3380-X

I. 滥... II. 万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6132 号

滥情的忏悔 ——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历程 万振环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375 印张 1 插页 400,000 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

ISBN 7-5360-3380-X

I·2806 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黄大海是南方某报社的编辑，作家，颇有脸面的文化人，但有一天却被检出患上“世纪瘟疫”艾滋病而住院治疗。在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，追悔之情笼罩了他。他回忆过往的一生，最幸福的时光是女人给予的，最痛苦的日子也是女人带来的；没有女人，他不会过得心满意足但也不会这么快踏上死亡之路。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，黄大海凭着最后一点做人的良知，在临死之前写下了关于一生情爱的真诚的忏悔。小说大胆触及文化人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，表现了一个性爱狂滥情滥交、走上自我毁灭道路的必然过程。它对人们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，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。

全书重点围绕黄大海和水月、阿娟、莎丽、杨柳、玉兰五个女性的情感纠葛展开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20 世纪 60 至 90 年代的社会风貌。人物形象鲜明，故事情节环环相扣，引人入胜；文字简洁、明快、清丽。

目 录

题 叙	1
第一部：聚散情缘	7
第二部：迷恋	148
第三部：毁灭	359
尾 声	547

题 叙

我的朋友黄大海，得了被称之为“世纪绝症”的艾滋病，经过 5 年的痛苦挣扎之后，不幸于 1996 年春节前夕离开了人间。终年 55 岁，可谓英年早逝。

他生前是南方某大报副刊部主任，写过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，出过几本书，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。他性情温文尔雅，风流倜傥，平日沉默寡言，一双睿智的眼睛常常在沉思什么。自从他被查出染上此症后不久，组织上便让他离职疗养；当他被证实是得了绝症时，立即就像一个罪犯听到被宣判死刑那样，浑身软瘫下去，好半天才清醒过来。他经历了一段痛苦绝望之后，情绪渐渐地冷静下来了。他明白自己所以会染上绝症的原因，深深感到后悔莫及。

黄大海住在一间被隔离开来的病室，这儿环境清静幽雅，除了每天医护人员给他检查、治疗发药，偶然有家属前来探视外，有时也有其他人来看他。每天，他躺在床上看看书、听听音乐，看倦了，听腻了，便踱到阳台上枯坐半日，仰头看蓝天

白云，朝霞落日。有时，两三只小麻雀会在窗外树上吱吱喳喳叫唤、跳跃；有时，一只苍鹰展翅在空中飞翔，这一切都会使他触景生情，感到生活是那么自由、美好，人世间多么值得留恋！然而，自己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了！为此，他打心灵深处感到悲哀、叹息。

我知道大海平时有一群女人围绕在他的身边。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好色之徒。当这些女人获悉他得了不治之症后，也许早就像躲避洪水猛兽那样离开他了；其实也不尽然。这些年，我在大海病室就碰到过两三个素不相识的女人，其中一个年约45岁，容貌非常漂亮，既成熟又颇有气质，她送给大海许多高级补品，见我来到，她站起身来朝我微微点点头，便对大海说：“阿海，多多保重，下星期我再来看你。”说罢，转过身挎着小皮包走了。

“这是谁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一个朋友。”

“不，应该是‘亲爱的’吧？”

“别胡说。”大海笑了笑说，“她是我中学同学的妻子，她丈夫因车祸死了，后来她嫁了个‘台湾客’……”

“老兄，这么标致的少妇，你会放过？我才不信呢！”

“你这个家伙，真够厉害！”大海笑着揍了我一拳。哈，这种举动，这种表情，我就知道他已默认了。

又一次，来了一个身材苗条，娇小玲珑的姑娘，椭圆形的脸，梳着两条长辫子，一对黑睫毛大眼睛简直会说话。她见我在场觉得有几分尴尬，我赶紧知趣地走开了。大约过了半个钟头，我回到病室时，她已经走了。我故意打趣地说：

“老兄，你真是艳福不浅哪！我每次来看你，总是可以碰到一两个靓女……——这一个是谁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：情人。她叫阿娟，离了婚的，我跟她相处了半年，后来是她主动提出分手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有点不解。

“她是个新潮摩登女性，看上‘大款’了。不过我很能理解：我跟她一直还是好朋友，只是不再有性关系就是了。——老兄，这回我够坦白了吧？”

还有一次，我见到一位美丽的年轻女郎，依偎在大海的身旁，样子非常亲热。奇怪的是，她也穿着一身病号服。一见我进来，那女郎随即站起来，说了两句什么便缓缓地走出去了。

“这又是什么人？”我问。

“你看呢？”大海反问。

“我哪晓得？快说！”

“唉，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好瞒着你老兄呢？”大海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“杨柳。”大海接着又喃喃自语说，“她就住在上一层病房。她曾经是我狂热的恋人。……是她害了我，当然，她不是故意的，她也是个受害者。我同她将一起完蛋！……”

我听了，非常骇然。果然证实了我对他得病的某些猜测。

……夜深了。四周一片沉寂。人们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大海却无法入眠，一盏孤灯伴随着他。他觉得自己非常孤独。他曾经悲伤过，眼泪似乎已经流尽；他曾经痛悔过，但已经无济于事，现在只有等待死神降临。呵，生命，多么值得留恋的生命啊！

他清醒地认识到，他所以落到今天这个结局，不怨天，不怨地，不怨别人，全怪自己有着严重的享乐思想，他对女人有

着特别的喜爱，他曾经公开宣布：没有女人不能生活，平日在性生活问题上过于放纵，以致一发不可收拾……唉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用呢！？

大海是个闲不住的人，这些年来，他除了每天打针吃药，还有大把空闲时间，有时看看书，有时听听音乐，但也不能一天24小时都是这么过呀。如何消磨这些漫长的时光？他想到了写作。这本来就是他的职业和专长嘛。自从得了艾滋病后，他的写作欲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！一天，他从书架上取下卢梭的《忏悔录》，翻着翻着，突然得到了某种启发：“好！我也来写一部《忏悔录》吧！……”

正当他跃跃欲试时，脑海里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你自我暴露灵魂上那些肮脏的东西，不怕别人说你是个流氓吗！？”

他变得有几分犹豫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脑海里又有一个声音说：“怕什么！卢梭是一个伟人，他都不怕‘露丑’，我是个小小人物，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陆游说：‘死去原知万事空’。是的，一个人死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管它什么名誉不名誉呢！卢梭写了《忏悔录》，人们不光没有鄙视他，反而更加尊敬他。我也不妨试试看，说不定我写了这个东西，会轰动文坛哩！”

黄大海于是拿定主意，定了个题目：《滥情的忏悔》，铺开稿纸，开始写起来。我有时去看望他，见他正在伏案写作，便随便问一句：

“写什么大作呀？”

他放下笔，在桌旁站起来，微微一笑：“没什么。”说着便过来招呼我坐下，一起聊天。

我每次去看他，都见到他在写作。一见我来到，当即从容起身，顺手拿张报纸把稿子盖上。样子有点神秘。我问：

“老兄，你在捣弄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……”

他仍然淡淡一笑：“暂且保密。嘿嘿……”

他不说，我当然也就不好多问。反正我猜想他是在写大部头小说。他有的是时间，又有熟练的文字表达能力，我想他一定能写好。

几年过去了。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已到晚期，瘦得只剩一层皮包骨。一天，他把我叫去，谈起自己的病情，他有气无力，泪流满面地说：

“我不行了，我多么留恋这个世界啊，可是，阎王爷已经点了我的名，不能不去啊！……”

我忙安慰他说：“你别说这悲观泄气话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最主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意志……”

他摇摇头：“好起来？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……老弟，咱们同窗五载，情同手足，我死后，希望你要多关照一下我的太太和孩子……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呢！”

我说：“你放心。老兄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，请只管说。”

黄大海迟疑了片刻，从枕头下边慢慢取出两大本文稿，缓缓地说：

“这是一部长篇纪实作品，是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的。你不是多次问起我在写什么吗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。这里边写的，基本上都是我的亲身经历，你看了也许会反感，会瞧不起我，会骂我的灵魂这么肮脏，但我管不了这些了，我要学卢梭，我的经历虽然荒唐，灵魂虽然肮脏，但我敢于‘亮’出来，也许对读者会有一些作用的，读者会说我还是个老实人。大伙能从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启示，这就够了！”

“你要我拿去出版？”

“是的。你帮我看一看，改一改，看看有无出版价值？如果有，就卖给书商，得它万把块钱，交给我太太，或者可以帮

补一下家用。”

我严肃地点点头，接了过来。

他接着又有点紧张地说：“你现在不要看，等我死了以后再看吧。你，你能应承我吗？”

“好，我应承你。”

真是个古怪的家伙！我猜他的本意，是怕他生前在老同学面前有些难为情。

过了几天，黄大海死了。我拆阅了他的书稿，原以为不会有什么“可读性”，谁知不看犹可，一看它就像磁石似地把我吸引住了。我把它送给出版社审阅，某书商不知从哪里获悉有这么一部“奇书”，愿出高价把它买了去。

以上便是《滥情的忏悔》的来龙去脉。

第一部：聚散情缘

—

黄大海是××报社副刊部主任，典型的美男子加“风流才子”。近来他老是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安。原来他正在思考着一件“艳事”：半年前老同学李木山因车祸身亡，遗下妻子王水月，是个极有姿色的少妇，他想把她弄来做情妇。但是因为彼此太熟悉，反而让他不好意思开口，故此使他颇费思谋——如果顺顺利利固然是好，万一碰了钉子怎么办？岂不搞到两人十分尴尬，说严重点，从此断绝来往都很有可能呢！这是从最坏方面来考虑的。不过，大海是个极为自信的人，他认为不会出现这种倒霉的局面，第一，水月失偶已有半年，生活中如果没有男人的抚慰，对于她今年才三十七八的女人来说，是非常难捱的；第二，他是个情场老手，他很懂得怎样把女人搞到手；第三，他的美貌，他的气质，他的身份，水月不会不喜欢的。

这么一想，黄大海终于拿定主意，信心百倍地开始行动了。

其实，大海早就想去看望水月，对她说些安慰之类的话；只是因为工作太忙，一直拖延到今天才得以实现。在去的前一天，他对妻子麦琳说：“我们去看看木山的夫人好不好？”麦琳才跟他怄了气，没好气地应道：“我不去！要去你自己去！……”于是大海吃完晚饭，买了一些礼物，骑了一辆单车便出发了。

从他家到水月家不是很远，大约有三公里左右，穿过两条马路便来到水月家楼下。她住在六楼。大海按了按门铃，没一会儿，窗口现出一张姑娘的脸蛋，那是水月的女儿李梅。她一见是黄叔叔，连忙按了一下开关，只听得“答”的一声，门锁开了。大海把车子放好，推门走进去，一口气来到六楼，李梅已经站在门前迎接。她告诉黄叔叔说：“妈妈不在家，她到娱乐园健身去了。”大海问：“她每天都去健身吗？”“是的，”李梅回答。大海又问：“妈妈大概几点钟能回来？”李梅说：“九点半左右。这样吧：你先坐坐，我去叫妈妈回来。”大海点点头：“也好。你去吧。”木山的小儿子李治正在房里做作业，大海进去跟他说了几句闲话，然后退出来，在厅里来回踱着。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：老同学忽然消失了，遗下孤儿寡妇，两个孩子本来正当天真活泼的年龄，然而，由于父亲的亡故，他们都变得忧愁沉闷、郁郁寡欢了。这一点，大海在跟两个孩子的接触中，是明显地察觉到的。他心里感到一阵阵隐痛。这是家庭的悲剧，孩子们的不幸。……大海正在想着，李梅回来了。“妈妈不在健身室，不知去了哪。”她说。大海看看时间不早，决定不再等下去，于是留下一张名片便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大海正要出门，电话铃忽然响起来了。他拿起话筒问了一声，对方是个女的，她说：“我是水月啊。听说

昨晚你来看我，还带来礼品，谢谢你！刚好我有点事出去了，害你久等，真对不起！”大海忙说：“别客气。其实我是‘突然袭击’，事先没有通知你，哪能怪你？——近来身体怎样？”水月答道：“一般还好。只是经常失眠。”“你别想那么多，注意保重自己要紧。”“谢谢你的关心。”大海忽又问道：“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喝早茶，随便聊聊天，好不好？”水月欣然同意。于是两人约好时间、地点，道声“再见”，便把话筒放下了。

大海见水月满口答应，十分高兴。他在心里琢磨着，见了面该说什么得体的话，使她对自己一开始便有一种好感。这一天，他的心情始终非常兴奋，甚至嘴里小声地哼起歌儿来。

大海一早起来，洗漱罢，穿得齐齐整整，待妻子上班去了，这才骑上单车，来到白云宾馆门前等候。过了十多分钟还不见水月，便想：“会不会忘记了？”他又往左边那条路张望，忽见一个女人站在一棵木棉树下，好像在等谁。大海只见到她的背影，似乎有点像水月，便走上去，果然是她。大海含笑问：“你怎么在这里等呢？”水月反问：“你不是说在门前吗？”大海指指宾馆那边：“都怪我没有说清楚。我说的是那边。”说得两人都忍不住笑了。

水月今天穿了一套白色连衣裙，配上白色尖嘴皮鞋，脸上薄施粉黛，涂了淡淡口红，两条秀眉下面，闪动着一双美丽的眼睛；小巧而端正的鼻子，樱桃般的嘴唇，这一切，给人一种恬静文雅的风度，但又稍略有几分拘谨；尽管如此，那种兴奋、热情仍然遏制不住从眼睛里流露出来。她肩上挎着一个黑色小手袋，显得端庄，美丽，大方，潇洒。大海禁不住对她油然而生出一种怜爱之情。

两人边说边往二楼餐厅上去。进入餐厅，已经差不多满

座。这是一个大餐厅，可容一百多人，大海领着水月来到一张空桌旁坐下，服务员走了过来，问：“先生，小姐，请问喝什么茶？”大海转过脸来征求水月的意见：“你看呢？”水月答：“随便。”大海便说：“那就茉莉花茶吧。”没一会儿，碗筷茶具送上了。大海动手给水月斟了一杯茶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微笑地望着她说：“请。”水月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，大海从容不迫地开口说道：

“小王，很对不起！过了几个月才来看你，实在太忙了，请你不要见怪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水月含笑地回答，“你工作很忙，还抽出时间来看我，已经十分有心了，谢谢你啦。”

大海正要说什么，这时服务员推着点心车来到桌旁，他便把话打住，望着水月问道：“你喜欢吃什么？随便拿吧。”

水月端了一盘蛋糕，一共两件，大海也要了一碟马蹄糕，两人拿起筷子慢慢地吃起来。大海接着问道：

“木山是怎么出事的？”

原来，那天一早，木山骑了辆单车，往肉菜市场奔去。从家到菜市有一公里，当他横过一条马路时，突然一辆摩托车从东边飞驰过来。不知是木山没有看见还是对方的车技不熟，车到近前，木山已躲闪不及，结果被摩托车撞出一丈多远。木山当场昏迷过去，那个肇事司机急忙过来把他扶起，见他手脚多处受伤，鲜血直流。肇事司机在群众的协助下，把木山送到附近医院急救。这家医院正是木山所在的单位，护士一看，禁不住惊异地叫道：“啊，是李医生！李医生受伤啦！”一边叫医生火速抢救，一边派人去通知水月。过了一会儿，木山终于清醒过来，但说不出话，只会说“痛，痛。”一下子又昏过去了。医生见木山伤势严重，决定把他转到市里一流医院抢救。水月

闻讯赶来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只顾哭泣。跟木山说话，他竟毫无反应。直到第二天上午，木山血压升高，浑身发高烧，病情恶化，10点35分，终于离开了人间，年仅45岁。

水月带着伤感的情绪，缓缓地把经过简单讲了一遍。说着，眼圈儿已经红了。

“那个肇事者是什么人？”

“××区一个经理。”

“后来怎么了结？”大海问。

“有两种办法：一是公了，肇事者要坐牢，只能赔偿一万；一是私了，肇事者赔偿五万，我们不起诉。我听从单位领导的意见，决定私了。”

“对，这样好，两全其美。——木山临终，留下什么话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他从受伤到死亡，一直昏迷不醒，一句话也没跟我说，就这样去了！……”水月说到这里，眼里噙着泪水。她掏出手绢把眼泪抹去。

“唉，太不幸了！木山是个高才生，中年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光，我万万想不到他会遭这个厄运呵！……”

这时服务员又推来小餐车，大海要了两碗皮蛋瘦肉粥，先把一碗放到她面前，然后才把一碗放在自己面前。招呼她吃，柔声地安慰她说：

“小王，事情已经过去，你也不必太伤心了，免得损坏自己的身体。……人终有一死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不可抗拒的，只是迟早问题。当然，木山这个年龄是太早，太早，过早离去实在可惜，但事情已经发生，只好面对现实，~~要用理智去战胜感情上的东西~~，……木山不在了，你就是一家的主了，担子不轻呵！有什么难处只管提出来，我能做到的，一定尽力帮你。”

水月感激地望了他一眼，点点头。

“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吗？”大海问。

“大的出来工作了，小的今年高中毕业。”水月回答。

“昨天我见到小的，看来他挺听话，这么小的年纪本应无忧无虑才是，但我明显地看到他的眼睛里，有一种忧伤，我就感到好难过，唉，真不幸！……”

水月一时没有作声，忧郁地望着桌面。大海在心里责备自己：不该在她面前又提起伤心事。于是赶忙转过话题问：

“李治打算报考什么大学？”

“听说班主任不同意他报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说他成绩一般，没希望考上的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。考试的情况很复杂，如果临场发挥得好，可能会出现奇迹的。老师没理由不让学生报考嘛！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

“我认为，现在年轻人，有条件的尽量都要让他们上大学，接受高等教育，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。年轻时没有学到高深的知识，是十分可惜的。所以，我看应当鼓励李治去考大学。你说呢？”

水月认真地听着，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她赞赏地偷偷望了望他，心想：到底文化高的人说的话，就是与众不同。水月连连点了点头说道：

“对，对。我回去会把你的意见转告他。”

两人继续交谈着，谈得十分投机。大海对她说了许多宽慰的话，水月听着，听着，心里感到暖烘烘的。大海说一句，她点一点头。彼此的心似乎已经靠得很近了。

看看时间不早，大海付了款，两人起身下得楼来。走出大